

A KISS BEFORE DYING

临死前的吻



(美) 艾拉·利文著
李习俭 钱鸣珂译

Ira Levin

A KISS BEFORE DYING

本书据DOUBLEDAY & COMPANY

197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吴立平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凤

〔美〕艾拉·利文著 李习俭 钱鸣珂译

临死前的吻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5 插页4 字数185千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

ISBN7-5366-1071-8/I·199

定价：4.30元

—

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真是顺利极了。而现在，她将把他的计划全给毁了。一股憎恨的怒火顿时从他心底升起，燃遍了他的全身。他咬着牙，紧绷着脸。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因为所有的灯都已经关了。

而她却在黑暗中不停地低声哭泣，她的脸紧紧地贴在他那袒露的

.....
第一部
.....

多罗西
.....



“没有。然而他知道我在撒谎，这太……”

“要是你父亲知道了……”

她又把头低下来紧贴到他的胸口上，又一次问他：“我们该怎么办？”她等待着他的回答。

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一方面是想强调他打算要讲的话；一方面是想望她挪开身子，她的身子压在他的胸口上，使他感到不舒服。

“喂；多丽^①，”他说，“我知道你想要我说我们马上就结婚——明天。我要娶你的，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我对上帝起誓，我要娶你的。”他煞住话头，仔细地斟酌着自己的用辞。她那蜷缩着的身子贴在他身上，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见见你的父亲就这样结婚，然后七个月以后又生下小孩……你知道他会怎样呐！”

“他拿我没办法，”她强硬地说，“我已经过了十八岁。十八岁就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了。他有什么办法？”

“我并不是在说我们结婚有效没有效这种事。”

“那又是什么呢？你指的是什么？”她恳切地追

①多丽(Dorrie)是多罗西(Dorothy)的昵称。

样,要是我知道这是我的过错……”——他停了一会儿,然后非常深情地说出了没说完的话——“……我就带着保险单,一头撞到一辆汽车前。”

她又抽泣起来。

他闭着眼睛,要昏昏入睡似的,可嘴里像在吟诵着催眠曲里的歌词一样,“我本来把事情计划得那么美妙。今年夏天我本可以去纽约,你本可以把我介绍给他。我也会使他喜欢我的。他也会告诉我他对什么感兴趣,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突然停住了,然后继续说,“毕业之后,我们本可以结婚的,或者甚至就在今年夏天。我们还可以九月份再回来读完最后两年大学。我们自己租一套小套间,就在学校附近……”

她从他胸口上抬起头来,“你打算怎么办?”她乞求地说。“你为什么说这些事呢?”

“我要你明白这一切本来会是多么美好,多么称心如意!”

“我明白。你以为我不明白吗?”她已泣不成声了,“我怀孕了,怀孕两个月了。”一阵沉默,仿佛看不见的马达突然停了似的,“你……你打算撒手不管了?溜之大吉?这就是你想做的吗?”

“不!绝不是,多丽!”他抓住她的双肩,轻轻地往上提,直到她的脸儿紧挨着他的脸。

“不!”

临死前的吻

“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帮我？我们必须现在就结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有办法，多丽。”他说。

他感觉到挨在他身边的她的身体是僵直的。

她恐慌地轻声说“不！”并且拼命地乱摇头。

“听我说，多丽！”他捏住她的双肩央求地说，“不用手术。不会有那种事。”他的一只手抓住她的下颚，手指紧紧按住她的双颊，极力想把她的头往上托。“听我说！”他等她那阵急促的呼吸平息下去后说，“学校里有个男生，叫赫米·戈德森。大学街和第三十四街口的那家药店是他叔叔开的。赫米也在卖药，他可以弄到药。”

他放松了那捏住她下巴的手。她一声不吭。

“你难道不明白，宝贝？我们得试一试！这太重要了！”

“药……”她捉摸不定地说，仿佛这是一个生词。

“我们得试试。可能会有效的。”

她神情恍惚地摇了摇头，“啊，天哪，我不知道……”

他用双手搂住她说，“宝贝，我爱你。任何可能对你有害的东西，我是不会让你吃的。”

她一下倒在他的身上，一边脸靠在他的肩膀

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说：“一切都会是那么美妙……”——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我们有自己的小套间……用不着等到该死的房东太太去看电影再……”

最后她说：“你怎么……怎么知道药会有效呢？如果不行又怎么办？”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果不行。”——他吻了吻她的前额，又吻吻她的脸蛋和嘴角——“如果不行，我们就马上结婚，让你的父亲及金希普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见鬼去吧。我保证我们马上就结婚，宝贝。”

他已经发现，她喜欢他叫她“宝贝”。当他叫她“宝贝”并且搂着她时，他实际上可以指使她干任何事情。他也曾想过这件事，并认为这和她对她的父亲很冷淡有关。

他一面对他灌一些猥亵下流的甜言蜜语，一面温存体贴地对她狂吻不止，不一会儿，她终于平静了下来。

他们俩合抽一支香烟。多罗西首先把烟送到他的嘴里抽了几口，然后自己抽几口。每抽一口，香烟头闪烁出的淡红色的火光，就会映照出她那轻柔的金色细发和那双睁得大大的褐色眼睛。

她把香烟点燃的一头对着他们，划来划去，

临死前的吻

在黑暗中绘出一道道桔黄色的圆圈和线条。“我敢肯定，你可以这样把一个人催眠入睡的。”她说。接着，她将香烟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在香烟的微弱火光中，她那只手指纤细的手在灵活地运动着。“你是我的奴隶，”她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轻声说。“你是我的奴隶，是我手心的蛋！必须听从我的一切吩咐！”她是那样的逗人喜欢，他情不自禁地笑了。

他们抽完了烟，他看了看自己手表上的夜光显字，把手在她面前一晃，慢悠悠地说：“你得穿衣服了，现在是十点二十。你必须在十一点前赶回宿舍。”

二

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福尔河市远郊的梅纳塞特，是个独生子。父亲是福尔河市一家纺织厂的加油工；母亲在家庭经济拮据时，便接点缝纫活来干。他父母都是英国人的后裔，但也带点法国人的血缘。他们住的那个地区大部分居民都是葡萄牙人。他的父亲认为没有理由为此而烦恼，但他的母亲却为此而感到不快。她是个喜欢怨天尤人的不幸的女人，年纪轻轻就结了婚，总希望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比加油工更有出息的人。

他年龄很小时，就意识到了自己有一张很好看的脸蛋。每逢星期日，到他家里来作客的人都会对他赞不绝口——他那金色的头发，清彻透亮的蓝眼睛——但他的父亲总在一旁担心地对着客人直摇头。他父母经常吵架，通常是为她母亲在他的服饰上所花去的时间和金钱而吵架。

由于他母亲压根儿就不鼓励他和那个地段的孩子们一起玩，因此上学的头几天，他感到极不安全。他突然成了一大群男孩的攻击目标。其中一些孩子笑他衣着考究，笑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操场上的那些水坑泥潭所显出的窘态。他再也忍不住了，便走到这群专爱作弄新同学的男孩的头头面前，对着他的鞋子吐了一口痰。接着两人扭打起来。架虽只打了一会儿，可厮打得很凶。最后，他把那个头儿打翻在地，一只脚跪在他胸口上，抓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地上乱撞。一位老师跑了过来，才把他们扯开。从那以后，一切都好了。后来他还和那个头儿成了好朋友。

他在学校的成绩出色，这使他母亲感到很光彩，甚至还赢得了他父亲比较勉强的赞扬。当他开始和一个长相不怎么漂亮，但却很聪明的女孩同桌时，他的成绩更好了，因为在衣帽间里他吻过她几次，使这个女孩对他很有好感，考试时她便不再把考卷蒙上了。

上中学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女孩子们都因他长相漂亮和富有魅力而喜欢他；老师也喜欢他，因为他有礼貌，上课专心听讲，每当讲到重要地方，他总是心领神会。当老师们讲点诙谐的笑话时，他又总是面露微笑，侧耳聆听；在男学生面前他显得自己既不喜欢女孩子，对老师也无好感，因而很能博得他们的欢心。在家里他是个十足的霸王，最后就连他父亲也让步了，只得随声附和他母亲对儿子的一些赞扬话。

他一开始玩女朋友，就总是和镇上那些家境较好的姑娘来往。于是他父母又为他的零花钱和花在他的穿着上的钱吵起来。当然他们每次也不过是吵吵而已，他的父亲也并不那么认真。他的母亲开始谈论他将来要讨一个富贵人家的姑娘。当然这只是说说玩的，但却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种事。

他读高三时是班上的班长，毕业时数理成绩优秀，平均分数名列第三。在学校的年刊上，他被誉为最佳舞蹈表演者，最出众、最有可能成功的人。父母为他举行了一次宴会，请来了镇上许多家境较好的年青人。

两周后，他应征入了伍。

在开始基本军事技能训练的那些日子里，他仍然陶醉在中学所获得的荣誉之中。但不久，他

不得不面对现实，并且发现，军队中那种生硬死板的绝对服从的生活比他早年的学校生活还要糟糕一千倍。在军队里，如果他走到一个中士面前，吐一口痰到他的鞋子上的话，他可能得坐一辈子的班房了。他诅咒那把他分配到陆军里的瞎了眼的制度。在军队里，他周围尽是一些粗俗的、只能看点连环画的白痴。过不多久，他自己也看起连环画来了，因为他不可能集中思想去读自己带来的《安娜·卡列尼娜》。他和一些士兵交上了朋友，从陆军消费社买来啤酒请他们喝，并给所有的军官编造出淫秽下流、荒诞离奇的经历。他对必须要学的每一样东西、要做的每一件事，都看不上眼。

他乘船离开旧金山，当轮船横渡太平洋时，他一直呕吐不止，他明白船的起伏颠簸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他老在想他一定会把命送掉的。

在一个由日本人占领了一部分的岛上，他和连队的其他人失散了，只身孤影地站在寂静的丛林中，吓得心惊胆颤，绝望地转来转去，不知道哪里才安全。“呼”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他耳边擦过。受惊的鸟儿的惊叫声划破了林中的寂静。他连忙倒伏到地上，一骨碌滚到灌木丛中。他确信自己的死期已到，直感到一阵恶心。

临死前的吻

鸟儿的惊叫声很快地平静下来，四周又恢复了寂静。他看到了前方树上的一道闪光，知道狙击手就隐蔽在那儿。他一只手拖着枪在灌木林中匍匐前进，浑身冰凉，冷汗直冒，两条腿直打哆嗦，连他自己都感到那个日本兵会听到他腿下树叶颤动的沙沙声，手中的枪仿佛有千斤重。

终于，他离那株树只差二十英尺了，抬头望去，可以看得见一个人影趴在树上。他举起枪，瞄准放了一枪，引起了鸟儿的一阵骚动声。那株树一动不动。接着一支长枪突然从树上丢了下來，他看见那个狙击手笨手笨脚地沿着一根藤条滑了下来，刚一落地，就连忙高举双手。他是一个小小个子的黄种人，全身用树枝树叶伪装起来，口里像唱歌似的念叨着什么。

他用枪对准那个日本兵，自己站了起来。那个日本兵也像他一样吓傻了眼。那黄脸在急促地抽搐，腿儿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事实上，日本兵比他更害怕，因为他裤腿上有块地方黑糊糊的，正在越浸越大。

他轻蔑地望着这个可怜巴巴的家伙。他的腿不抖了汗也不冒了。手中的枪也变轻了，仿佛是从他胳膊上长出来似的，一动不动地对准那个浑身颤抖、显得滑稽可笑的人。那日本兵先是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渐渐变成了一种惶恐的哀求，

土黄色的手指在空中做着乞求的手势。

他非常缓慢地扣动了扳机。尽管枪有后坐力，他却纹丝不动。当子弹在那个日本兵胸口开花，打出一个深红色的窟窿时，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连枪托对他肩膀的撞击都没有意识到。小个子日本兵倒了下去，手在地上乱抓扒着，手指头深深地插进了泥土里。鸟儿的惊叫声就像将一手扑克牌扔向空中时发出的声音一样。

他朝那个被打死的敌人看了一会儿，便转身走开了。他的脚步既轻松又稳健。就像他刚领了毕业证书从礼堂的讲台上走过时一样。

一九四七年元月他光荣退役。在部队，他荣获了一枚铜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并在右胸肋骨处留下了一块被弹片穿过静脉的伤疤。回到家里，他得知父亲在他还在国外时已在一次车祸中丧了生。

在梅纳塞特，有几处地方要他去工作，而他却认为那些工作没有什么出息，都拒绝了。他父亲的保险金足以维持他母亲的生活，况且她还在家做点零星的缝纫活。在家里，他过了两个月受镇上人称赞与敬慕的生活，每周从联邦政府领取二十美元的津贴费。后来，他决定去纽约。母亲不让他走，但他已二十一岁，尽管只是二十一刚

临死前的吻

出头，他完全可以挑选自己的生活道路了。一些邻居对他不想上大学，特别是政府将给他提供费用而不去上大学感到惊奇。然而，他认为在通向他自己确信能够成功的道路上，大学是一个必要的中转站。

在纽约，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出版社做事。那里的人事经理向他保证，一个适合这种工作的人是会前途似锦的。但是，他在发货仓库呆了两个星期就干不下去了。

他又在一家百货公司谋了一个工作，在男式服装柜当营业员。他能在那儿工作一个月，唯一的理由是他买衣服可以打八折。

到八月底，他到纽约已经五个月了，换了六个工作，但仍像许多人一样为没有一个牢靠的工作而感到惴惴不安；无人羡慕，也没有任何成功的迹象。他坐在自己那间陈设简陋的房子里，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他断然认为，如果他在这六个工作中没有找到他所想要的东西；那么，要想在后六个工作中找到也是不大可能的。他拿出钢笔，将自己的品格、能力和才干列了一张他自认为是非常客观的单子。

九月，他靠政府给兵士上学的资助，考进了一所戏剧学校。刚开始时，那里的教师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虽然他需要改掉他那东北口音，

但他相貌英俊、聪明伶俐、音色优美。起初，他自己也抱有很大的希望。后来他发现要当一名演员得苦干苦学才行。教师布置的作业常常是——“看看这张照片，把照片在你内心产生的感情表演出来。”——尽管其他的学生似乎都认真地对待这种训练，但他却认为这种训练荒唐可笑。他唯一愿意学习的是发音练习，他过去一听到与他自己有关的“口音”这个词，心里老是不高兴，也总以为这是别人的事。

十二月，就在他二十二岁生日的那天，他遇上了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寡妇。她四十多岁，很有钱。他们是在五马路和五十五街拐角处相遇的——后来他们都一致认为那是一次富有浪漫色彩的巧遇。当她退到路边想避开一辆公共汽车时，她绊了一下，他上前一把将她扶住。她跌入他的怀中，觉得很尴尬，浑身战栗。他对于五马路上公共汽车司机的干练和细心说了几句幽默的俏皮话。于是，他们一起上一家高雅的酒吧，每人喝了两杯马丁尼酒，由他会帐。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一起上东区专放艺术片的电影院看电影，上那些吃一顿饭得给三、四个人付小费的餐馆就餐。他又付了好几次钱，诚然，他已不再花自己的钱了。

他们在一起胡混了几个月。在这段时间内，